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州名賢文表 總目 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燧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中州名賢文表　　總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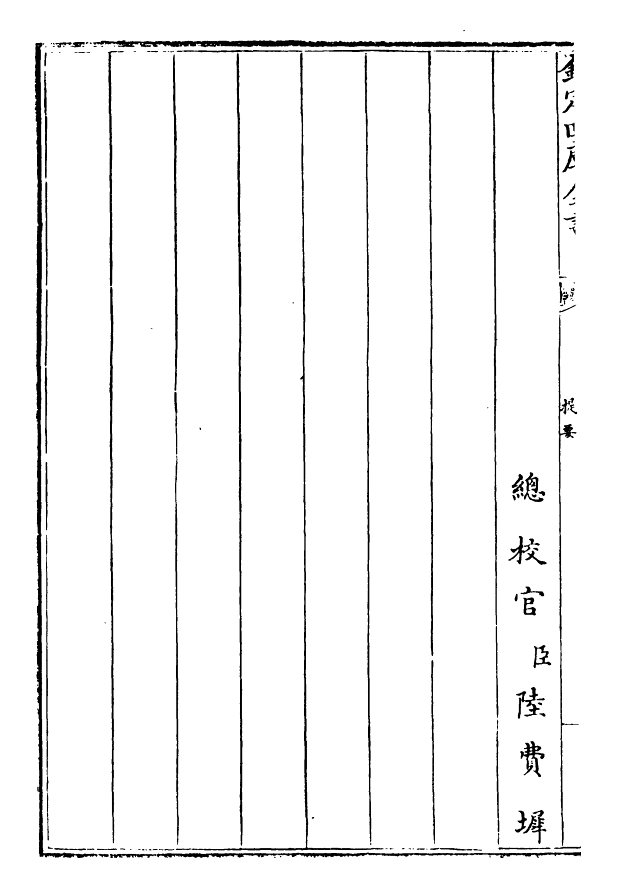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中州名賢文表三十卷明劉昌編昌字欽謨吳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河南提學副使遷廣東叅政是編即其官河南時所蒐輯凡許衡六卷姚燧八卷馬祖常五卷許有壬三卷王惲六卷富珠哩翀原作孛术魯翀今改

正二卷又畧依本集之類各以碑志銘傳等篇附録于後考許衡魯齋遺書馬祖常石田集許有壬至正集王惲秋澗集雖尚有傳本而惟魯齋遺書有刋板餘皆輾轉傳鈔舛訛滋甚賴此編擷其英華得以互勘至姚燧本集五十卷富珠哩翀本集六十餘卷見於諸家著録者已久佚不傳獨頼此僅存其表章之功亦不可泯矣每集末有昌所作跋語數

則亦頗見考訂王士禎香祖筆記載其觀宋牧仲重刻文表且云欽謨諸跋當悉刻之以存其舊此本實康熙丙戌宋犖授錢塘汪立名所刊其附入原跋蓋本士禎之意昌自序又謂此其内集尚有外集正集襍集若干卷今俱未見殆久而散佚歟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中州名賢文表總目　　總集類

許文忠公

古賦

五言古詩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七言絶句

歌行

贊

詩頌

附録

中州名賢文表原序

文之行世不猶水之行地中乎河洛淮濟天下之水之盛者也其行於地中或數千里以至萬里而入於海茫乎沛然孰得而禦之何哉有源故也賢者之於文亦然仁義以為本禮樂以為用詩書以為輔騷史以為飾矩度以為準開闔以為勢鋪張以為體其言主乎立教其志將以求合於聖人之言故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夫言之非難其將以求合於聖人

者之難也而賢者乃獨務其難卒使其言垂世而立教者何哉有本故也惟修辭立誠以益充仁義之本斯言不戾於聖人猶水之有源則其出也必盛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昌奉詔提學中州且九年嘗觀濟之源於王屋觀淮之源於桐柏濟與淮中州之名川也所謂天下之水之盛者也濟出王屋伏行二百里而始大發發而即盛淮出桐柏行百餘里亦大發發而即盛非若溝澗溪澮挾潢潦以自溢者比此非其源之深乎既又南觀河

洛河出圖洛出書在古聖人之世而皆在中州之境中州居四方之中嵩嶽在焉詩有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故昌嘗旁探遠覽自申甫而下於漢得賈生於唐得韓文公於宋得兩程夫子於元得許文正公皆中州之名賢也今或數百年以至千年而其言猶傳非其本之大乎本以仁義用以禮樂輔以詩書飾以騷史其言之所主要皆教之所寓而矩度開闔鋪張之大較森然畢陳此宜不戾於聖人而有傳也懷慶守呂恕以許文正公

遺書擾昌昌遂附之以姚文公燧馬文貞公祖常許文忠公有壬王文定公惲富珠哩文靖公翀諸集之僅存者而表章顯著之蓋皆中州之名賢也故題之曰中州名賢文表夫諸賢之文其行世如河洛淮濟之行地人固無有禦之豈必昌之能表著哉愛慕之已切記憶之務勤維日維夜手披口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其内集復有外集正集雜集凡若干卷云成化七年三月朔旦姑蘇劉昌序

前明姑蘇劉欽謨氏提學中州編纂元世名賢許文正

公衡姚文公燧馬文貞公祖常許文忠公有壬王文定公惲富珠哩文靖公翀六君子之文如干巻鋟板行世六君子皆中州產也名曰中州名賢文表余自少知有是書輙景慕鄉先生遺風餘烈心嚮往者久之後建節三吳得於藏書家亟以授汪子西亭重付剞劂既訖工會余奉

命入掌銓衡走使持槧本請序余惟六君子之文卓乎與嵩嶽二室爭高固無俟余之讚述迺若劉氏汲古之

勤表賢示後之切惡可無一言以褋其美哉夫許魏公以真儒為帝者師其立言皆原本洙泗佐佑濂洛牧庵其高第弟子倡明古文蔚為當代宗匠他如浚儀安陽兩雄並跱秋澗公獨步一時魯參政師道自任其所著述宜皆炳炳麟麟不可磨滅矣顧自六君子距劉氏近纔百餘年遠不過二百年而殘編斷簡日就彫亡其辛苦營購而僅得之者亦多缺誤向非劉氏蚤夜矻矻作為是書再越幾百年以迄於今其存也有幾乎劉氏之

有功於前賢甚大劉氏既傷集本之失墜凡山鐫野刻靡不搜討所過前賢遺阯必禮其祠墓錄其子孫遇豐碑巨碣必周覽摩挲備紀其髙厚廣濶上下盤趺之狀雖其廢擲偃仆於雲埋雨蝕中者必洗剔植立深簷蓋覆以致其懐賢思古之幽情跡其過百泉尋蘇門遊嘯處憑弔文獻之餘蹤訪水簾行深澗含輿躍騎含騎而登捫蘿陟巘窮幽遐險絶以讀磨崖之記蹣跚躑躅於寒山石磴青巖蒼峪之間雖好奇如康樂柳州無以過

嗚呼夫亦可以想見其髙風邈世矣余嘗慨夫世之為政者非法令所及不復議生平宦遊所歴未嘗不以表賢復古為志涖吳之日前賢之為吳寓公有蹟可尋者嘗為之還其舊觀重開雕其遺集以垂後世今劉氏故吳之先正也劉視學吾鄉且九年而余撫吳凡十有四年迹偶相類而汲古表賢之意復曠世相感又其所編纂皆吾鄉先生琳琅金薤流落而僅存者少而知慕老得遂其手胝口沫之思葢不勝欣然喜喟然歎茫然長

懷而願後之君子相與共存是志於無窮也六君子元史各有本傳今載卷端備考康熙四十五年七月既望

商邱宋犖序

蘇州劉昌欽謨氏視學河南蒐許文正以下六公之作題曰中州文表凡三十卷書撰於成化之初去元未遠而姚文公集五十卷富珠哩文靖公集六十餘卷已不復見藉是編所録以傳其表章之力匪細矣按欽謨序以是為内集復有外集正集雜集惜其並亡訪之儲藏

家不可得吾師商邱宋公手授藏本命讐校而録之凡
匝歲而後卒業云康熙丙戌嘉平錢唐汪立名謹識

中州名賢文表原序

中州名賢文表本傳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内人也世為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竒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頴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强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

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岨崍山始得王輔嗣易註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徃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

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斯道爲已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茍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責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

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為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為表裏乃奏以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

太子太保陽為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為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圖為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

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寛其不佞察其至懐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乃陳立國規模中書大要為君難及農桑學校等事詳見奏

議帝深嘉納之阿哈瑪特為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哈瑪特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閾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

京乃論列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蠹國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名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

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名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

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歷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以為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衡領之乃

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為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遷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已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歷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歷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

歷三十刻以線代管窺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傅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歷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

子為請於帝以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宫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草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

小皆有所得可以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圖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葢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禄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

子廟庭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

姚燧　姚燧字端甫世系見燧伯父樞傳父格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為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為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之人謂

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衡以國子祭酒教貴冑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致館下燧年三十八始為秦王府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兼提舉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十二年以秦王命安輯庸蜀明年漢嘉新附入諭其民

又奉命招王立於合州又明年撫循夔府凡三使蜀皆稱職十七年除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録囚延安逮繫詿誤皆縱釋之人服其明決調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興學賑民孜孜如弗及二十三年自湖北奉旨趨朝明年為翰林直學士二十七年授大司農丞元貞元年以翰林學士名修世祖實録初置檢閲官究覈故事遂與侍讀髙道凝總裁之書成大德五年授中憲大夫江東廉訪使移病太平九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

叅知政事至大元年仁宗居藩邸開宫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吕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為太子賓客未幾除承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諭燧燧拜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樞甞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明年授榮禄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得告南歸中書以承旨名明年復名燧以病俱不赴卒於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甞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概至告病

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
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復取徽建二本校讐得三誤焉
序於表首畧曰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作延康元年
凡例中歲改元在興廢存亡之際以前為正當從建本
於建安二十五年下注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徽本
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本無三年則昭烈為無
終徽建皆曰後主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十
四卷盡十六卷凡曰後主者皆失於刊正也當於三年

下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無齟齬也其三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為無始當大書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上同於開元三者鈞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去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詳見序篇燧之學有得於許衡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為世名儒為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為之一變

蓋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或謂世無知燧者曰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燧曰世固有厭空桑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彼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豈有一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每為愧恥故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勲顯

行盛德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美又稍廣置燕樂燧則為之喜而援筆大書否則弗易得也時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盛陳致燧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為公用器皿燧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惟以貨利為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為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然頗

本傳

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故君子以是少之平生所著有牧菴文集五十卷行於世子三壥圻城

馬祖常

馬祖常字伯庸世為雍古部居靖州天山有錫喇濟蘇者於祖常為高祖金季為鳳翔兵馬判官以節死贈恒州刺史子孫因其官以馬為氏曾祖烏呼訥從世祖征宋留汴掌饋餉累官禮部尚書父潤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家於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時見燭欹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咸嗟異之既

本傳

長益篤於學蜀儒張頡講道儀真往受業其門質以疑
義數十頡甚器之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試皆中第
一廷試為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是時
仁宗在御已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祖常上書請御
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則雖有懷姦利已乞
官求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調
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英宗為皇
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於時姦臣特們德爾為丞相

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秦州山移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疏聞大臣皆家居待罪祖常薦賢拔滯知無不言俄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為社稷署令亡何姦臣復相左遷開平縣尹因欲中傷之遂退居光州久之姦臣既死乃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尋兼翰林直學士除禮部尚書丁祖母憂起為

右贊善復除禮部尚書尋辭歸天歷元年召為燕王內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為讀卷官時稱得人陞參議中書省事參定親郊禮儀充讀冊祝官拜治書侍御史歷徽政副使遷江西行臺中丞元統元年召議新政賜白金二百兩鈔萬貫又歷同知徽政院事遂拜御史中丞帝以其有疾詔特免朝禮光祿日給上尊祖常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酤時面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山東廉訪司言孔氏訟事以事關名教不行按者

本傳

亦引去除樞密副使頃之辭職歸光州復除江南行臺中丞又遷陝西行臺中丞皆以疾不赴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謚文貞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嘗議令國族及諸部既誦聖賢之書當知尊諸母以厚彝倫又議將家子弟驕脆有辜任使而庶民有挽强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弗用識者韙之祖常工於文章宏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為

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於詩圓密清麗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有文集行於世嘗預修英宗實錄又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略以進受賜優渥文宗嘗駐驊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歎賞謂中原碩儒惟祖常云

許有壬　許有壬字可用其先世居潁後徙湯陰有壬幼穎悟讀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

寧路學正陞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書吏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滿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隷足跡至村疃惟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寃獄雖有成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巳未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濟蔡衍至江

本傳

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
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為偽以迎其意
筦庫吏而下榜掠無全膚迄莫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真
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悉擒
治以法部內肅然召拜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於南
坡賊臣特克實遣使者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
知事急即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子
所當問有壬即疏守庸及經歷多爾濟巴勒監察御史郭

領森呼圖克阿附特克實之罪以俟十月特克實伏誅泰定帝發上都御史大夫紐澤先還京師有壬即袖疏上之及帝至復上章言特們德爾之子索諾木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宫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横罹奪爵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寃復職繼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二曰遴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宫禁宜别貴賤四曰欲重兵權宜削無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修飭六

曰賊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曰特們德爾諸子宜籍沒以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減民賦十曰撙節浮蠹以紓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選為中議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賑之同列讓曰子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民本也不虧民顧豈虧國邪卒白於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濟之民賴以活者甚衆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

以推擇德行為務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懵不能識丁矣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陞右司郎中其事遂行已而復寢獲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偽有淹四十餘年者羣訴於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疵太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俄移左司郎中每遇公議有壬屢爭事得失汎掃積滯几無留牘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

也明年丁父憂天歴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司使先是
鹽法壞廷議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弊
端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至順二年二月名參議中
書省事未幾以丁母憂去元統元年復以參議名明年
甲戌拜治書侍御史轉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仍治
臺事會福達嚕噶齊旺布藉丞相勢宿衛東宫其行頗
淫穢御史劾之旺布藏御史大夫家有壬捕而遣之九
月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羣臣議上皇太后

尊號為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非禮也衆弗之從有壬曰令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葢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令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之聽中書平章政事哲爾特穆爾挾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廷爭甚苦不能奪遂稱疾在告帝强起之拜侍御史會汝寧棒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宣敇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耶意漢官

諱言反將以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廷議欲行古劓法立行樞密院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兒字書有壬皆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省多以賍敗獨無有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南遊湘漢間至元六年名入中書仍為參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正有壬極論帝當親祠太廟母后虛位徽政院當

罷改元命相當合為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人皆韙之轉中書左丞二年納木嘉勒青善巴及博囉特穆爾獻議開西山京口導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托克托主之甚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地勢高下甚有不同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没而諸生思之為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為育才之

地南臺監察御史茂巴爾斯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
幷構浮辭誣蠛有壬幷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
歸四年改江浙行省左丞辭六年名為翰林學士既上
又辭監察御史累章辨其誣俄拜浙西廉訪使未上復
以翰林學士承旨名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
賜白玉束帶及御衣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達
蘭巴哈銜有壬時短長之奏劾甚力事尋白十二年盜
起河南聲撼河朔閻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

本傳

將民耤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境連營數百里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若平時然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尋改樞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為諱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鬭志遂倡招降之策言多不載有僧名開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韙事且成皆大喜有壬獨疑其妄呼僧詰之果語塞不能對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階至光祿

大夫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鷹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以老病力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請給俸賜以終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有八有壬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根至理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絕不為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辯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其雄渾閎雋湧如層瀾迫而求

本傳

之則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謚曰文忠子一人曰楨

王惲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曾祖經祖宇仕金官敦武校尉父天鐸金正大初以律學中首選仕至户部主事惲有才幹操履端方好學善屬文與東魯王博文渤海王旭齊名史天澤將兵攻宋過衛一見接以賓禮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為詳議官時省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一人惲以選至京師

上書論時政與渤海周正並擢為中書省詳定官二年春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尋兼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治錢穀擢才能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至元五年建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論列凡百五十餘章時都水劉晸交結權勢任用頗專陷没官糧四十餘萬石惲劾之暴其姦利羣貴側目又言晸監修太廟畢功特轉官錫賞今纔數年梁柱摧朽事涉不敬宜論如法晸竟以憂卒秩滿陳天祐雷

膺交薦於朝九年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初絳之太平縣民有陳氏者殺其兄行賂緩獄蔓引逮繫者三百餘人至五年不决朝廷委惲鞫之一訊即得其實乃盡出所逮繫者時絳久旱一夕大雨十三年奉命試儒人於河南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尋改置諸道制下遷燕南河北道按部諸郡贓吏多所罷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不赴裕宗在東宮惲進承華事畧其目曰

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賢去邪納誨獎諫從諫推恩尚儉戒逸明分審官凡二十篇裕宗覽之至漢成帝不絶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丞孔九思從旁對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賜酒慰諭之令諸皇孫傳觀稱其書宏益居多十九年春改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在官一年以疾還

衛二十二年春以左司郎中名時右丞盧世榮以聚斂進用屢趣之不赴或問其故惲曰力小任大剥衆利已未聞能全者遠之尚恐見浼況可近乎既而果敗衆服其識二十六年授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黜官吏貪汙不法者凡數十人察繫囚之寃滯者决而遣之戒戍兵無得寓民家而創營屋以居之每謂為治之本在於得人乃進言於朝曰福建所轄郡縣五十餘連山距海實為邊徼重地而民情輕詭由平定以來官

吏貪殘故山寇往往嘯聚愚民因而蟻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討復蹂踐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意也今雖不能一一擇任守令而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尚缺宜特選清望素著簡在帝心文足以撫綏黎庶武足以折衝外侮者使鎮靜之庶幾治安可期矣時行省討劇賊鍾明亮無功惲復條陳利害曰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黄華一變十去四五今劇賊猖獗又酷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況其地有溪山之險東擊西走出没難測

招之不降攻之不克宜選精兵申明號令專命重臣節制以討討之使彼勢窮力竭庶可取也二十八年名至京師二十九年春見帝於柳林行宫遂上萬言書極陳時政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成宗即位獻守成事鑑一十五篇所論悉本諸經旨元貞元年加通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旨纂修世祖實錄因集聖訓六卷上之大德元年進中奉大夫二年賜鈔萬貫乞致事不許五年再上章求退遂授其子公孺為衛州推官以便養仍

官其孫笴秘書郎大德八年六月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其著述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華事略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序雜著詩文合為一百卷

富珠哩翀

富珠哩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真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封南陽郡侯父居謙用翀貴封南陽郡公初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翀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

為異翀稍長即勤學父歿家事漸落翀不恤而為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宋參政燧之四世孫也隱居不仕學行為州里所敬嘗夜夢大鳥止其所居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思温字伯和克翁為易今名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蕭𣂏游其學益宏以肆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𣂏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輩比倫者於是𣂏以女妻之大德十一年用薦者授襄陽縣

儒學教諭陞汴梁路儒學正會修世祖實錄燧首以翀薦至大四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二年擢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賑濟吐蕃多所建白五年拜監察御史時英皇未出閣翀言宜擇正人以輔導帝嘉納之尋劾奏中書參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乃命改明善他官而傳旨慰諭翀廵按遼陽有旨給以弓矢環刀後因為定制還往淮東數憲司官聲跡淮東憲臣惟尚刑多置獄具翀曰國家所以立風紀

蓋將肅清天下初不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𦕓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一概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請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為令除右司都事時相特們德爾專事刑戮以復私憾𦕓因避去頃之擢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於是拜珠為左相使人勞𦕓曰今規模已定不同往日宜早至也𦕓强為起會國子監隷中書俾𦕓兼領之先是陝西有變府縣之官多罣

胥者𠃔白丞相曰此輩皆脅從非同情者乃悉加銓叙
帝方獵柳林駐故東平王安圖碑所因獻駐蹕頌皆稱
旨命坐賜飲上尊從幸上京次龍虎臺拜珠命𠃔傳旨
中書𠃔領之行數步還曰命𠃔傳否拜珠歎曰真謹飭
人也間謂𠃔曰爾可作宰相否𠃔對曰宰相固不敢當
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為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
乃足當耳拜珠大悅以酒觴𠃔曰非公不聞此言迎駕
至行在所𠃔入見帝賜之坐陞右司員外郎奉旨預修

大元通制書成翀為之序泰定元年遷國子監司業明
年出為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翀
曰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慎守足矣譬若乘舟非一人之
力所能運也翀乃開壅除弊省務為之一新三年擢燕
南河北道廉訪使晉州達嚕噶齊有罪就逮而奉使宣
撫以印帖徵之欲緩其事翀發其姦奉使因遁去入僉
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翀言各室宜增設都監
員內外嚴加扃鎖晝巡夜警永為定制從之又纂修太

常集禮書成而未上有旨命翀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大臣問以典故翀所建白近漢文故事衆皆是之文宗嘗字呼子翬而不名命翀與平章政事溫德亨等十人商論大事日夕備顧問宿直東廡下文宗虛大位以俟明宗翀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北兵有阻神器不可久虛宜攝位以俟其至文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翀為禮儀使詳記行禮節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為皇帝字乎因大笑

以翊還翀竣事上天歷大慶詩三章帝命藏之奎章閣
擢陜西漢中道廉訪使會立太禧院除僉太禧宗禋院
兼祗承神御殿事詔遣使趣之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
子翬來何緩太禧院使阿榮對曰翀體豐肥不任乘馬
從水道來是以緩耳太禧臣日聚禁中以便顧問帝嘗
問阿榮曰魯子翬飲食何如對曰與衆人同又問談論
如何曰翀所談義理之言也從幸上都嘗奉敕撰碑文
稱旨帝曰俟朕還大都當還汝潤筆資也還集賢直學

士兼國子祭酒諸生素已望翀至是私相歡賀翀以古者教育有業退必有居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翀曰與其饜口腹孰若為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撙集之得錢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翀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

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慄然文宗崩
皇太后聽政命拜布哈達實哈雅阿爾斯蘭馬祖常史
顯夫及𦉢六人商論國政𦉢以大位不可久虚請嗣君
即位早正宸極以幸天下帝既即位大臣以為赦不可
頻行𦉢曰今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新天下耳目
令不赦豈可收怨於新造之君乎皇太后以為宜從𦉢
言議乃定遷禮部尚書階中憲大夫有大官妻無子而
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於僧寺其子訟之𦉢名其妻

詰之曰汝為人妻不以資産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
夫於地下卒反其田元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逾年以遷葬故歸鄉里明年召為翰林侍講學士以疾
辭不上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通奉大夫陜西行省參
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翀狀貌魁梧不妄
言笑其為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
無不淹貫文章簡奥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
為表儀其居國學者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

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𦵏而已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明道以𦵏蔭調秘書郎轉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死遠妻雷為賊所執賊欲妻之乃詆賊曰我魯參政冢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汝狗彘以生乎賊醜其言將辱之雷號哭大駡不從乃見殺舉家皆被害

中州名賢文表本傳

中州名賢文表卷一

明 劉昌 編

許文正公

奏議

時務五事 至元三年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

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丁寧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盡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逦為恭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者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寛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摹一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産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

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旻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

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

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七十一年

遼耶律改劉氏都臨潢徙無常處九帝二百一十八年

金完顔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

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
前秦苻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南涼秃髮烏姑據廣固三主十八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國家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

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久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惶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

而不務孰為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内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謀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二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

周行百職具舉宰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敢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致氣味之美莫不睹日月也獨術者為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有馬不能習必使廐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為耶古

人謂為山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令雖未能盡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內專

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髙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戾茍延歲月莫知所期俸給之數叙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人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

為君難三

踐言　防欺　任賢　去邪　得民心　順天道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

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圖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疑陳於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温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

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也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

而竟無所持循徒汩没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况因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悦容悦本為

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藴難知者雖

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而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葢難矣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

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恃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兆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

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
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
不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
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或無
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
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擿發細隱
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
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

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逕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　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

之汎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矣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耳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廪禄取譏誚於天下哉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

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婞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　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於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

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誘近習勢在宫闈則諂宫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諂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

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纔畋於洛萬姓遽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景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

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望生焉禹啓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為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寛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為寛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

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已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耶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觧雖曰愛之惡在其為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為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柰

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庶樂業移告訐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

扳之業猗歟偉哉未見其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靡滅户不過萬文帝承諸吕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務其憂也不以已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已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之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或謂當

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

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

農桑學校四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

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溫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叅諸往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

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泛焉莫以為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彊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為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不

能也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為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敺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矣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是二者

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惟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區區竊亦願學

慎微五　定民志　崇退讓　慎喜怒　守信

定民志　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為士農安於為農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

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

崇退讓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

慎喜怒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

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變也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為地（七姬七珥之類）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一人獨以喜之怒之為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

笑怨謗正以為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其失在於不守

大體易於喜怒也

守信　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

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失何苦使人

不信

奏對

至元三年二月二十有六日檀州北李家莊後山見

上面奉德音賓漢卿獨言生以道重當時汝亦知之

何為徇情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
子教法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無爾也是云是非
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令召汝無他也省中事
前雖命汝意猶未悉今特面命汝也人皆譽汝想有
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事所以無失百姓所
以得安其謀謨在汝也謂汝年老未為老謂汝年小
非小也正當黽勉從事無負汝生平所學安圖尚幼
未苦吏事汝謹輔導之汝有嘉謨先告安圖以達於

我我將擇焉

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深臣生平雖讀書而所得甚淺然既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其所不知亦不能强也安圖聰悟且有執持告之古人言論悉能領解臣以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臣衡竊意國家自壬辰之後便當詢求賢哲商論歷代創業垂統之宜参酌古今稍為定制使後世子孫垂拱守成此有國者之先

務也因習宴安以為不可而其委任又多殘民蠹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於巳酉庚戌民之困弊極矣困弊極殆將起亂當是時陛下有愛民之譽好賢之名聞於天下天下望之如旱之望雨故先皇帝繼統民皆忻悦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更改弊政以興太平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天下之民使之刻剥付天下之物使之侵欺大為失望所賴者分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疲民大安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

已歸之矣此曹畏避威名不敢縱橫但於君臣骨肉之間陰行譖愬將為不利於陛下但天命人心皆在於此故不得遂其所願然委付一事實為不可而其間節目又少有可不可焉其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為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不可者也淺見若此未知是否臣衡伏覩先皇帝聖旨叮嚀懇至其大要欲事辨民安二者而已然所委之人惟能刻剥害民阿附近要肆為欺蔽竊據寵權又烏知事之所以辨民之所以安乎虐政所

加無所控告先皇帝在潛固知此弊及其繼統不惟不見黜逐且遽復大權而委用之於此見欺而所命之旨背屬不可不必更於其中有可不可之辯也賈誼告文帝削地制敵文帝雖喜賈誼之言猶謙讓以為未遑然終能舉行其說者審而後發發無不中也

中州名賢文表卷一